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錄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范廷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明志錄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明熊過撰過字叔仁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郎中過嘗注周易專以明象數為事論者與來知德並稱蓋不主先儒舊說者此書亦多採撮舊解各加辨駁大旨在於信經不

信傳自序謂道存乎志志明諸言故以明志  
為名其中於公穀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  
而左氏傳為尤多如以邢遷於夷儀為邢自  
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為魯備戎而城非  
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為存於其國  
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甯母之會  
齊辭子華為不實以洮之盟謀王室為誣說  
以用鄆子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

公為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未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以衛石惡為孫氏黨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齊鉞狗軍之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屢見牴牾又如以郭公為烏名謂紀異如螟蟻之類以梁亡為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有用思太過之失然其得解之處往往詞旨平允大義

炳然究非他家撫拾空談者可比故卓爾康  
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  
視所作易注近實多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一

明 熊過 撰

隱公

魯本侯國姬姓系見史世家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奄宅之故地也隱公名姑息惠公妾聲子子在位十  
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周道衰諸侯莫之適從僭  
端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  
作詩亡非特黍離之降也邪說交亂是非不足盡憑

而詩之教亡其所繇來寔在平王之世平遠隱而沒  
治之故自隱公之簡始學者觀王伯升降之際聖人  
反正之幾權得矣非天下之至神曷能與此乎

元年

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禮稱諸侯三年喪  
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寧  
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公即位  
者正也魯自改年而紂周之年非也史遷自真公渾



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真公當夷王諸侯僭端  
始見改元矣趙子常言諸侯既殯嗣子柩前踰年正  
月朔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以正君臣  
國史因書元年失之矣而元儒吳立夫顧謂史官志  
人君在位久近紀述之常體非以爲重事其說則曰  
秦惠文王立十四年稱王秦史改元魏惠王三十七  
年稱王而汲冢竹書改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  
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書其侯王元年淮南鴻烈亦

稱淮南元年始先秦時本重改元如立夫以爲非重則秦魏稱王何爲又改元年史官紀實寧有未改元遽稱疑年者若太史淮南則緣春秋而誤不可謂諸侯可改元而引以爲證也衛世家獻公出公皆稱後元則益悖矣不然則黜周王魯疑春秋者亦何過哉

春王正月

書春而繼以王王者所以奉天時也王謂周王也書王而係以正曰此周王建子之正而異乎夏商者也

周正月可以爲春乎春蠢也陽氣蠢然動也陽之始  
生亦可謂春也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既  
戊午師逾孟津周歷太初三統四分韋昭班固皆步  
得次日巳未冬至冬至之月稱春自武王革命之始  
已然故孔安國曰月改春自移然則非孔子加春於  
王月之上也禘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上帝日至冬至也正月而日至周改月矣周禮亦稱  
子月爲春而寔非冠以夏時也按殷人鍾銘唯正月

王春吉日加王於春是時月稱王三代一道以證王者改時月也然亦爲與春王書異遂謂春不可改亦過矣彛器史法偶不同非春不可改也三統之建協於三易人統首艮艮寅位也地統首坤天統首乾乾子位也孔子曰其文則史故春王正月者非孔子欲行夏時輒敢更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月以仲冬月爲正伏生有所受矣 隱之不書即位者胡子曰內非承國上不稟命諸侯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春秋

首絀隱公以明大法也若是乎聖人之權乎且聖人必以書不書爲褒貶則桓之弑隱宣之殺惡及視聖人何爲書其即位乎豈以桓宣視隱當末減乎抑春秋之所託始姑假隱以定法則聖人上下其手何異舞文而人之罹法者有幸不幸本不足據爲定乎莊閔僖之不書即位又將何說乎聖人之於春秋本不欲沒其實而善惡自見公穀之說乃曰成公志是雖異絀隱之說而以爲削於聖人可乎禮先君始歿嗣

者稱子入春秋則雖有力者或先人以奪人心而定之位如齊頃未逾年而稱公鄭悼未逾年而稱伯則皆不待改元而即位也或疑十二公非擇而書即位也蓋諸侯每用周正繼立立於君薨之月不待踰年者孔子削而不書恐亂夏時亦誣矣柩前之位辭稱哀子而主喪者即逾年臨羣臣之人也曷爲不待改元而即位乎仲子者桓母也手有文焉爲魯夫人而惠公再娶以夫人禮之非矣隱母聲子實攝女君故

當時以爲疑者遂私有翼戴使隱不俟逾年而即位  
一年不可二君故其元年不得更書即位耳故沙麓  
齊履謙謂其即位於歲前與桓莊僖元年不書即位  
者同也左氏不知而曰攝誤矣季子甚信齊氏之言  
嘗以爲是但其以仲子爲隱母則亦強解辭費不  
必然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

三月者周建寅之月近蜀湯氏爲建辰之月是不知

歷數不讀漢志矣魯元侯也而稱公僭也自侯以下  
葬而稱公耳詩泮水曰魯侯戾止閔宮曰魯侯燕喜  
如是而已儀禮公食大夫五等諸侯同稱公周禮之  
末造而改竄以成其私者也春秋私盟于是始及者  
穀梁子曰內爲志焉爾不日史詳畧也邾曹姓出自  
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後挾于邾子爵  
國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于魯而  
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縱廣踰于五十餘



里矣西自邾瑕以至沂東即今濟寧至沂州之境橫長三百餘里勢不得爲魯附庸意小邾嘗附庸于魯而誤加于邾耳小邾亦邾所分地爲郕城近嶧縣儀氏與徐儀楚陳儀行父同父名與孔父同邾大夫也黎氏言當與邾子克別是一人吳立夫信之然又因莊王弟子克字子儀疑之非也故湯氏謂如家伯家父然以爲家臣之老則亦非也邾五年伐宋桓十五年來朝俱人之十七年書儀父莊十六年又書克則

人非儀父儀父非克矣即曰諸侯不生名附庸之君  
字也則卒稱邾子而生何用去一子字耶古者天子  
會諸侯使聚盟方岳者必割牛耳盛以槃而以敦盛  
其血司盟之官北面讀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戎  
右傳敦血以次授當軟者含其血乃坎牲加書而埋  
之蔑之盟無天子之命也隱初即位而亟盟鄰國之  
微者斯已無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臨諸侯吟于鬼神曰天王宰氏咺名王朝上士中士  
例名非冢宰貶而人之也季氏謂元士攝冢宰亦非  
也惠公隱父仲子惠公再娶之夫人而桓之母也穀  
梁謂孝妾惠母蓋因桓公成風而誤也不稱及一施  
無別之辭車馬曰賵所以助喪者隱新立不朝而天  
王反舉卹典天王失所以爲天矣仲子再娶之夫人  
則何以單舉姓字乎仲子生有手文曰魯夫人于是

元妃沒有聲子繼室而又以夫人娶仲子故異時宗人魯夏曰孝惠娶于商此禮則有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此其實也而春秋以王制治之不與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春秋故正之不與惠以爲夫人也而一施之過矣然必以爲妾使若媵然而曰平王忘小弁之怨不念伯服之于周而反啟桓公之于魯則于事實亦少謬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魯初合也內稱及宋子姓公爵武王封紂叔父微子于今歸德府是商墟人者列國大夫卑名氏不登于策非貶也宋紹興中韓璜機人表鄧名世及元祐中張子平撰人譜凡三十八國諸侯大夫千七百六十五人中稱人者四百皆是也宿風姓國男爵今宿州經舉國爲盟地國主與在焉是時齊鄭合而魯有內憂故使微者密其跡遠結宋而盟于其附庸之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也祭本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今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實管城也祭伯畿內大夫祭公之族啖氏謂伯字非爵也祭魯同出而私來魯人以王臣禮之王臣無私交也伯何以知其非爵逮莊公而祭叔來伯叔皆字也若儀禮既冠而字伯仲叔季惟其所當則為行次檀弓五十乃稱伯仲非也公子益師卒

稱公子貴戚爲卿者也益師孝公子惠公弟書之志  
戚也禮王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子卿  
大夫士小斂大斂皆親臨之將葬弔于宮比葬不食  
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不  
日者傳謂公不與小斂蓋卹典厚薄君臣始終之義  
在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大行人時見曰會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天



子宗伯所司也以會禮會諸侯僭也會戎甚矣不朝  
王而會戎其爲倒施又其甚者也詩曰戎狄是膺戎  
昆吾之後已姓在今曹州南近宋是周公所膺也魯  
公就國常與淮夷同征隱公不能繩祖武而輒行會  
禮斯已弱矣諸侯盟會爲壇基三尺堦三等公上侯  
次伯子男下升降揖讓稱先君相接戎來朝則坐之  
門不與諸侯齒也安得式序在位以爲會乎潛魯南  
鄙近戎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已姓子爵少昊之裔武王封茲輿期國于成陽今  
青州府莒州是已地與齊相近向姜姓炎帝後向城  
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寰  
宇記居河陽軹西北鄆道元指軹南者宋人定爲密  
之莒縣南七十里非是杜元凱指爲譙國龍亢東南  
向城則益遠非所利之國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  
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若是則破其國都俘

其人民莒之罪也然入罪小于滅此實兵不再舉奄而有之矣僖二十六年公會莒于衛甯速盟于向稱莒地宣四年公及齊平莒及郟莒不肯公伐莒取向係莒則向實滅而書入何也赴以入以入書之耳故曰其文則史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可謂得竊取之義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公子展之子未命大夫也從將尊師衆例書極  
杜氏曰附庸國或欲通極劇字曰今贛榆縣紀障本  
紀故封劇縣地紀遷其地遂爲魯附庸莒入向無駭  
遂得入極也凡爵命出于天子大國卿三命次國再  
命小國一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命氏者  
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請于君而氏  
之也趙企明曰左氏謂無駭卒羽父爲無駭之子請  
族杜氏不達以爲爲無駭請非也然曰公子公孫皆

生姓之無駭非終身無姓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愚謂氏族一也姓者百世不易公子公孫不可指爲姓也無駭與挾翬同皆隱未爵者也陳氏曰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呂大圭曰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帥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

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  
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穰仲孫何忌之及諸侯  
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戎請盟約期而往也唐魯地今魚臺縣故方輿縣  
有武唐亭戎來不拒足矣與之盟非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姜姓侯爵炎帝之後輿地廣記國今青州壽光紀

城實古北海劇縣鄭樵云紀後遷劇所謂敏劇云紀  
劇聲訛鄭所言良是第不知遷劇之紀在莊公之簡  
不當輒言于此耳緣壽光西南三十里爲紀城其又  
西爲東安平即紀季所入之鄗又西北且百里爲東  
莞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其遺幣以  
先人之禮行之公羊謂辭不稱主人非也夏后氏逆  
于庭殷于堂周于戶然諸侯則于館詩稱文王親迎  
于渭未始出疆越境而使卿未爲非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惠公之女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特相盟之始紀子帛者啖助程先生皆曰闕文  
紀本侯爵而稱子則其稱子闕文也或曰子帛或侯  
字之誤按左氏子帛即子伯蓋逆女履繻之字密今  
萊州高密近紀之邑聞之趙企明日紀自入莒有窺  
魯之心紀子伯往來莒魯之間于是道與莒子謀于



密爲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諧和仇怨聖人之所與也故履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其後八年而爲浮來之盟莒魯以是交好蓋紀新昏于魯事必有然者然何待八年乃盟浮來其序于莒子之上者或曰比內大夫或又曰主盟此本闕文不假迂曲莒小于魯雖能入向何敢遽至窺魯魯史書法有定繻雖可褒褒者在事何緣獨以字進左氏亦豈可盡信其誣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左氏以爲仲子說者曰以三年喪畢考宮祭告知之然安有元年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者耶郭定襄以爲左氏誤仲子爲夫人是也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國今淇縣負淇水面百泉古衛都河北朝歌之東康叔始封之地也其後成王伐殷以武庚

餘民封康叔君故殷墟朝歌始併入焉而盡有三監之地世家謂封指加地耳季氏謂武王伐武庚非事實也段之亂其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于是鄭人伐衛鄭伯克其弟又不字其子而擅相伐其惡著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書月者于春之下則必係王以大一統或事應係時而書則其下月與時文不相屬不得復係之王

矣何休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王之後統其正朔非也書稱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者于其國所謂之祀得夏時者耳王朝大一統何爲存之耶正朔亦豈在禮樂中耶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然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之盈縮損益四序不同冬至後爲盈初春分爲盈末夏至後爲縮初秋分爲縮末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

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然不可正視由測晷景或以金  
水二星及月食之衝知之至月行古曆平行日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皆謂近日而疾遠日而遲今課月  
與天會爲一轉入轉疾初日行十四度六七六四從  
是漸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其積度比平行餘五  
度四十二分其疾日損入疾末限又歷七日行十二  
度空四六二損其所益而無餘乃復行遲初限又歷  
七日適及平度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

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入遲末限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六七六四益者亦損無餘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歷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不知轉分進退時各不同至日月之蝕乃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月日白道舊謂九道出入黃道一周爲交周其日道距赤道道遠二十四度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

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南向者恒內北而  
外南月道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月當黃道  
爲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  
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  
度復當黃道爲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  
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  
赤道外十八度是爲四象二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  
周歷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

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歷內冬至在陽歷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歷外冬至在陰歷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白道二交有斜直陰陽二歷有內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濶故其差亦異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經朔應二十



九日五十三刻空五九三而會然月在疾度日在盈  
限則先經朔而食月在遲度日在縮限則後經朔而  
食陽厯限六度陰厯限八度以躔離朧朧推演加時  
本距交遠近考求食分又以入氣盈縮入轉遲疾參  
伍合朔之正則古法謂百七十三日有一食未盡也  
夫春秋及漢及元有連月食者將以何盈縮定度哉  
日行先在黃道裏依限而食者多月行先在黃道表  
依限而食者少上古陽盛雖會而恒不食大戴禮誥

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揚敬仲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其言是已然曰歷家嘗以可推步者爲衰世之術豈達于天者哉參同契曰水盛坎侵陽火衰離盡昏易通卦驗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晷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晷進爲盛退爲縮以分陰陽壯弱也然則其食當于合朔而不稱朔何也姜岌按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

無已巳似失一閏三月巳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  
同授時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  
一入食限今予友劉敬仲先天推得交分五十四刻  
九空九二入食限耳然則杜氏長歷推此月之朔爲  
庚午不但司歷之失食耳辰之弗集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左氏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自責豈徒  
修其文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於是平王崩立太子洩父之遺子林爲桓王不奔喪  
諸侯不臣也不書葬魯不會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  
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而歸含襚賻贈春秋歷十三  
王桓王子莊王莊子僖王襄王子頃王皆不志崩謂  
王室不告者是季氏謂三王實不立以嗣王故追稱  
而史誤序于爲君之世考之經世歷年莊以甲申嗣  
位已亥崩僖以已亥嗣位甲辰崩頃以壬寅嗣位戊  
申崩俱非疑年而季氏以爲誤其不考甚矣經世之

書即卦氣以驗人事非苟焉而已者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云君氏蓋聲子隱公之母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云禮所謂攝女君者是也 其不薨無赴哭祔姑之禮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定姒定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君氏是昭于定無隱桓之已嫌也二氏者以爲尹氏雖王臣于魯爲外大夫不卒其卒者必有故若劉子主召陵卒書劉卷矣穀梁子謂天子崩尹

氏主魯焉隱而卒之信則私情耳其謂以爲王子虎之類然而王子虎名春秋之法惟天子及魯侯崩薨不名其他善者乎即其惡者乎無弗名矣其弗名史失之也今尹氏之卒也將爲一氏俱卒乎其大夫者實卒乎氏所同而名獨也一人卒而舉其同其于義蓋未知其爲善志也苟曰書氏以見世卿之強則後之強者多矣其遂以得國者亦多矣而不氏何必于尹也獨立斯義乎春秋王卿士卒不日而尹氏

何獨日乎夫尹氏尊之不天子也親之不魯侯也何獨不名而舉氏而日卒乎然則世卿實可譏也其如君氏實非尹氏何哉金氏曰魯有尹氏隱公所困之地所謂鍾巫尹氏者夫尹氏爵位不著亦法所不得書也聲子以君母而舉其繼室之號以卒之明隱之異于他庶子再娶非正則桓非適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也不稱天王桓在喪未有

命告也其求賻志諸侯失供喪紀也胡氏曰邦有大  
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不足以討而反求之以是  
爲失道也王貫道有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  
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喪事有缺則臣職不  
供甚矣魯安在其秉周禮也包茅不貢霸主至興師  
而責之武氏子之求賻豈可責也此亦如窆人子矣  
窆人子故巨室也以其臣僕之不供而遂窆今將責  
窆人子之微賦而不責其臣之無藝得乎杜氏曰不



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得其旨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于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曷爲卒外諸侯而內書薨內薨者臣子辭也外卒者從赴也赴而曰卒臣子辭不可一施之也史因赴而書孔子因赴而修故曰其文則史非黜而書卒也弔不備禮則不日赴不以時則不月或不告或告而不往則不卒著交鄰之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姓侯爵本四岳呂侯之裔尚佐武王封今青州  
府樂昌縣古營丘也傳六君至獻公而徙臨淄詩仲  
山甫徂齊城彼東方蓋其事耶侯謂僖公祿父隱之  
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再春秋前于是東諸侯  
始嘗會于虛有合矣齊東濱海鄭近在畿內距千四  
百餘里鄭莊欲挾馮謀宋而宋魯睦故親至齊地而  
要盟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忘宗盟而先齊蓋石門

古濟北齊地今爲東平之平陰鄭以齊地主又爵高而私尊之是齊伯始基而王伯消長之幾在此陳君舉謂有關於天下之故是也盟先主盟聖人約史之法與載書異衛子魚道踐土之盟先晉魯鄭而後齊宋莒載書之正法也其後叔向子產向戍皆諸侯之良號能獻禮不能舉隱公告薛侯之禮及子魚稱踐土之書宋盟楚人遂執牛耳憤哉或曰聖人約史固異載書乎曰書公及之類是已書公及異載書則正

事情以見實

癸未葬宋穆公

趙子常曰天子葬日不及禮不日諸侯葬月不及禮不月此葬日與夷感穆公立已而侈僭也胡康侯曰諸侯五月而葬同方岳之盟者至或葬或不葬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當作紀莒入春秋首帥師入向而天討不加也于

是再取人之邑焉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數圻侵小所致蓋滔滔皆是故自桓十四年宋取鄭牛首而後無書者矣季明德言牟婁紀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界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于此無邑本紀杞字近而誤杜氏不察因謂杞併淳于遷都焉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南界杜因此通誤按女叔侯告晉平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昭三年椒舉曰商紂爲黎之

蒐東夷叛之黎今河內近衛則所指皆近地非青州東萊之夷也又釋例土地名淳于雍丘雖郡別竟連則季說非但此時尚未遷淳于耳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莊公之子也不稱公子未爲卿非削其屬籍也是故許止蔡般稱世子商人之徒稱公子稱公子者是公子而爲卿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未爲卿也未爲卿而能弑其君則以其有寵好兵而莊公不禁也

學者習讀而問義察所由來可知教子之法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啖叔佐曰遇者諸侯倉卒相遇其禮簡畧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是也宋殤忌馮在鄭秘其踪跡約其與國私會于清以嘗鄭清鄭地詩清人之地是已杜指爲衛地以東阿清亭當之不知東阿齊地卽所謂齊王烹阿者不得爲衛邑季明德以水經定爲魏地在今淇縣清水合淇水入衛河處南近牧野皆非也

宋魯之會衛方有弑完事在三月十七日戊申去遇期不遠州吁亦必不敢釋位遠出傳亦無明文其同伐鄭乃後來求寵之謀或窺二國相遇之意則未可知耳然今書衛人則州吁亦未敢出也况是遇乎不得豫指衛人之同會也王道衰伯者未作弑逆橫行莫之討而自謀其私也害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陳嬀姓侯爵武王封舜後滿于陳



國今陳州古宛丘蔡姬姓侯爵文王第五子叔度之子仲繼封今汝寧上蔡縣也宋人樓諸侯外以定州吁而內欲以除其所惡不義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于是大夫始敵諸侯諸侯之師再舉也翬不稱公子隱不爵大夫也公穀二傳謂貶者非若翬以與弒而先貶至桓三年返稱公何耶翬以貴戚隱授之本兵柄而不疑于是翬之弒械成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人衆辭謂右宰醜傳誤也濮衛地謂陳地傳誤也詩擊鼓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即春秋伐鄭之師也衆仲以州吁安忍阻兵衆叛親離料其難濟已而被執于陳使右宰蒞殺耳故殺州吁地曰濮石碣使羊肩別殺石厚于陳故地曰陳傳有其文而經著其實耳杜預不知因賈逵以濮爲陳季明德又不能明觀傳文而肆辯城濮宛濮非也陳氏曰五國之諸侯不

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莊公子是爲宣公左氏曰衛人立晉衆也晉逆自邢不書入若小白之志欲也諸侯世子誓于天子而立之繼室則朝于天子而命之烏有擅易如是者乎趙子常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爲之會伐以定之國人討賊立君而聖人予以權非矣周衛非遠

告請非難命討事異烏有權也

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君舉必書存策書之體而善惡自見矣棠今魚臺縣古方與出國都遠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稱公以神明治之尊之也此古聖人通幽明鬼神之義也陸淳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諡不得云公者諡王所賜其言非也汪仲裕

曰衛桓公諡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諡不當其行可也號爵不同彼烏知之哉

秋衛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子郕叔武所封國在今濮州雷澤東其北爲衛地東爲鄆魯濟西田近地也若懷之武陟則隰郕之郕矣與衛皆文之昭

九月考仲子之宮

桓之弒隱啟之也禮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築宮桓一

公子耳隱爲其母宮以成其邪心故桓之弑隱自啟之

初獻六羽

魯僭八佾于羣廟舊矣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而仲子獻羽羽翳也爾雅釋言曰燾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析羽而注于首羽輕舞便于指揮凡舞必先羽而用籥始奏以文也執于戚者綴行而繼進復亂以武也按詩簡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則萬羽爲一公羊云萬者千羽者籥止因獻羽  
之文昧萬舞有籥羽矣且婦人祔夫無別樂別廟之  
禮仲子妾廟小祀而用羽非舞師之義何休謂婦人  
無武事獨奏文樂亦不知始進復亂節奏之詳且衆  
仲對羽數舉天子諸侯大夫皆曰羽亦不因其無武  
功而名之也六羽本非仲子所宜用故曰初獻程子  
謂見用八之僭而不知用六亦仲子之僭也左綿趙  
氏曰隱公以爲廟外立宮不可同宗廟之禮殺而用

六隱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于先君之邪不能正也其言是矣而不知用六亦非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先鄭主兵也趙子常言大夫自以其班非也季明德不信邾人釋憾之言疑爲鄭莊告邾之事過矣

螟

蟲食苗心葉根節者別爲螟螣蟲賊春秋書螟者二在隱一在桓其後凡十一書蝻而已蓋輕者不勝書



矣螟輕于蝨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臧僖伯孝公子惠公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今許州北五十里縣也蓋鄭東鄙地陳君舉曰  
伐國不言圍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爲  
重也

六年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致平意而實未平其輸平平翬會伐之怨胡氏謂離宋黨是也輸者有所納之辭趙企明疑致枋田據左氏釋狐壤之憾耳鄭以虛辭致而不歸魯人察其情故不從宋亦不救鄭中立而有所要與宣十五年宋及楚平昭七年燕及齊平定十年十一年及齊平鄭平書法異矣陳君舉言鄭輸平志諸侯之合非事實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山今沂州西魯地漢志註臨沂縣當是也春秋之初齊鄭黨也于是鄭長葛方圍齊為是會以謀之陳君舉云鄭方交惡于王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亦近之而非實也

秋七月

公羊子曰春秋雖無事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也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弗能保有赴愬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爲莊十二年叔姬歸鄫張本

滕侯卒

滕姬姓侯爵國在今兗州府滕縣文第十四子叔繡之後滕侯卒不日無名公羊子曰微國也春秋未有以微而不名者也穀梁子曰滕侯之不名用狄道也

夫其用狄道也則何以不名吾謂穀梁蓋臆也如穀  
梁則宿男不名何解哉謂宿男微不登盟書庸詎知  
滕侯爲同盟哉或稱陸氏春秋有不盟而書名者何  
也曰國之史冊凡諸侯有告命則書然必因其所赴  
禮篇所錄赴告之辭云寡君不祿而已左氏薨赴以  
名趙匡極辯其妄是也若史逸其名者盟書既以不  
考赴書又本不登故滕宿皆不能著其名也乃後有  
書者則去孔子近載籍又足徵也不然則後之不名

者何鮮也左氏以禮經同盟稱名薨以名赴莊元年  
陳侯林卒左氏又以爲未同盟而衮會陳侯實同伐  
鄭將會者未必盟而名不名又不係盟不盟乎二說  
皆闕乎義矣蓋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  
名于簡牘趙氏所謂卒赴則按而紀也久而或亡則  
焉所據乎謂世久近似是也乃胡子則詳葬義而名  
否因宿男見例謂不赴以名而孔子特書之有見于  
赴而無見于辭禮春秋之義微矣

夏城中丘

中丘在今沂州古臨沂也在沂水之東東爲向北爲  
鄆南爲郟則西逾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近莒  
之邑也葉夢得曰魯之城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  
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耳今屬辭以觀其本  
末莒入向則魯疆場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  
其力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盟以黨鄭也其稱弟子之義胡氏備矣或謂聘本天子所以諭諸侯之志者齊恃強而僭行之然周禮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有行之者矣殷中也比年使人以意相問曰小聘三年大聘諸儀文稍盛于問陳祥道謂三輔人語輕財曰聘或然也故殷又爲盛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則有禮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王制所不禁也顧其時諸侯之修邦交者魯史無自書之而獨以



其接我而書然所交已非禮之初意矣

秋公伐邾

無王命稱伐罪也棄茂盟而黨宋以動鄭比事以觀不足誅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之始凡周公第二子采邑今衛輝府輝縣古汲郡共縣也魯不王而莫之討猶聘而撫之以爲非時聘之舊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變執言伐公羊傳曰不與夷狄執中國也楚丘魯地今曹州東南界近己氏戎者凡伯失節魯不脩方伯之職則胡氏義備矣顧曰衛地誤也穀梁復云伐凡伯者衛而聖人書戎則不惟

缺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特相遇不書齊將平宋衛于鄭而宋請先以爲不誠乎瓦屋之盟也垂曹地在今曹縣北當宋衛之間

而界衛南以水經考之杜謂衛地誤也曹方附魯而鄭輸魯平故隱秘其跡以遇禮行之宋猶未釋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今沂州費縣東南地近魯鄭莊欲離宋黨故以賂餌魯呂大圭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其事是時鄭方結魯非魯結鄭其言是已豈左氏見假田之事誤合為一耶入者猶言納也趙匡指為歸入之言

不當入也。妨者，鄭受之天子而魯可私受乎。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之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宋衛欲致齊以絕鄭，故爲此盟。東諸侯之交始盛。程子曰：自是傾危之俗。

成民不立矣瓦屋即定八年瓦亭季氏謂南燕地之近  
衛者杜元凱謂周地非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者我所欲也公將黨宋圍鄭親至莒地毀列而  
與微者盟此吾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故謹志之也杜  
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于經自一命  
以下大夫及士經皆書人名氏不得見然謂微者不

嫌敵公侯非也浮來張洽曰莒地今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杜以爲紀邑亦非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大夫名而不氏別于貴卿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後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趙企明曰郎今之單父魚臺單父宋地則郎逼于宋者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擣虛故盟莒人固其東城郎備其西事或然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  
即大行人所謂命以征討之事者諸侯不得專征討  
何為而有會乎將謀伐宋即魯會防防魯北鄙近齊  
之地杜元凱以為瑯琊東南則非齊魯所由之道高  
抑崇指兗州金鄉縣界則宋地之近於緡者齊魯方  
欲謀宋亦不應先至其地也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  
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然經文未見以卿士書  
鄭伯蓋左氏傳耳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左氏以羽父先會齊鄭貶不書族非也此中丘諸國會稱君伐稱人會者君而微者從翬陳氏謂前目後凡非也高氏謂齊渝瓦屋之盟鄭爲兵首亦非也中丘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

宋之東鄙，暈帥齊鄭由東道入宋，正兵也。宋鄭交怨，兵連不弭。書先齊者，鄭嘗以爵尊齊也。春秋魯史故得先大國書及內辭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胡氏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管。菅，宋地，北鄙自郎而西，以達于菅，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家鉉翁謂公自出奇兵是也，其日甚之也。初，暈會師伐宋，已而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宋地也。壬戌，公敗宋師于

管管宋地杜以長歷推無戊申孔定爲戊午是也然  
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則非矣此竒正之師耳地近  
日又近豈後期哉

辛未取郛辛巳取防

受之於師曰取穀梁傳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  
正其乘敗人而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也郛姬姓子  
爵文王第十一子所封今兗州城武縣有郛城爲北  
郛郛之所居在城武南爲南郛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抑崇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管之敗而不備故  
宋衛乘其虛而入之趙子常曰外入國有以來之不  
月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今睢州考城縣古外黃居鄭北鄙趙企明曰三國  
入鄭不克故移兵戕其附庸鄭伯出兵乘之戴鬪其  
前鄭扼其後取三師言易也此如取鄭師于雍丘取

宋師于岳之類非取戴也然曰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則又不然實鄭伯故書鄭伯三國將卑師少而鄭伯親將胡氏謂以寡覆衆亦非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魯濟西近邑其北爲衛濟逼單父單父宋地戴以鄭附庸宋挾蔡衛以伐之郕宋衛與國齊人黨鄭伐之宋鄭交惡而及其附庸與國其怒與色可謂失所施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來朝之始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之後禹所封也國今滕縣東南滕薛南隣宋故宋人嘗曰滕薛吾役也周制諸侯朝覲以命數爲節小國不能供故朝以求降然朝者朝事之名本諸侯所以事天子者而諸侯世相朝亦周禮行人邦交之儀故曾子問有告廟命五官之文蓋其事也凡朝必以禮接于廟非諸侯不言朝禮與朝天子異矣魯侯朝而稽

首于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  
侯稽首于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  
無所稽首于周禮司儀諸公諸侯伯子男相爲賓則  
有禮則是相朝以繼先君之好賓禮接之而已春秋  
非惡其朝但志其非世傳言滕薛爭長亦非其禮見  
也闕述職而私相朝聘則胡氏備其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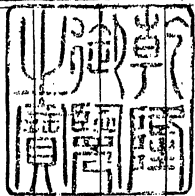
時來今鄭州滎陽縣釐城許姜姓男爵炎帝裔四岳  
之後武王封文叔于許國今許州鄭長葛近許而宋  
取之意許必有暱于宋且欲許田也故啟魯爲時來  
之會而連齊入許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  
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蓋魯君薨未有  
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不書



葬者魯之臣子蔽于邪說不成隱之爲君趙子常謂  
不以君禮葬也左氏曰不成喪是矣公穀皆以賊不  
討不書葬然不可通于蔡景許悼矣所謂義正而事  
失真者也



春秋明志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錄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范廷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三

明 熊過 撰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史記一名允弒兄自立在位十  
八年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

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遷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

正君臣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其禮如伊尹冕服奉嗣  
王祇見厥祖者朱先生謂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  
喪猶以爲已私服是也然柩前之位所謂即位而哭阼  
階之位亦止行于廟中與正朝之禮猶有不同未受  
黻冕自難以士服臨朝康王之誥曰諸侯出廟門侯  
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王之治朝而可以麻冕彤  
裳臨諸侯乎王世子未受命即成爲君諸侯世子雖誓  
于王君薨猶必親受命也借吉行事必待踰年故冕

服見祖太甲于元祀月朔迺行之先儒謂始喪即行朝廟即位禮者亦考之不詳也桓繼隱而言即位穀梁子以爲與聞乎弑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垂曹地鄭適魯之道垂之會請許田也公羊子曰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許田魯朝宿之邑田多邑少稱田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從而爲辭焉孔子傷其弊曰利而巧文而不慚小人之過必文春秋著其事

見王風日趨于變且以志鄭莊之爲欺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子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  
義也公羊子曰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  
父甫通男子之美稱故父名嘉字也杜氏言稱名以  
罪妻出不擁蔽其面既不知傳家附會之誣又不知  
君名于上臣不可字亦無緣與仇牧荀息書法異也  
公穀及先儒皆以善孔父書字違經義矣趙企明曰



父孔子六世祖不敢名也春秋孔子之家史非若太史氏修于國故可諱君親一也王猛不諱而諱孔父乎何謂臨文不諱乎趙子常變其說曰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則益疎矣劉卷非天子三公乎從胡氏

滕子來朝

元吳立夫論杞曰春秋列國杞爲難攷立四義以辯卒莫之定也滕杞等耳胡子惡其朝魯曰降而子以狄之其求經亦太深矣聖人不以一罪及人之子孫

然滕之書子嗣是迭出豈波及于其後若申韓之教乎書來朝即所以治之子之變不可攷矣以子產爭承例之殆自貶以從殺禮耳趙企明衍孫明復之說曰大國爵不過公侯小國自嫌相抗非利故杞侯以侯爵來接即有入杞之師以討不恭則謂滕自貶者深中事情矣或曰滕之子趙匡謂居喪稱子是故七月杞侯來朝不降胡子謂杞爲紀不過証滕子爲貶耳以杞爲紀則九月入杞經有明文左氏固以爲不

敬致討則非紀之誤明矣胡子求經何其臆決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諸侯之會自參以上必言故其義胡氏備矣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此宋之賂受之于會其義胡氏備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義見滕子來朝下杞妣姓公爵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國今開封杞縣古雍丘或謂唐侯堯後陳侯舜後獨

宋以易姓相繼微子之德特崇其爵建爲上公夫三恪之備以神明之胄耳豈私其相繼之故耶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楚爲中國之害于是始是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故漢東諸侯爲此會也鄧蔡地潁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趙企明謂曼姓侯國今襄陽府鄧城楚婚媾之國故二國託焉近是胡康侯曰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

九月八祀

左氏曰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盟唐而致者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久而歸行飲至之禮危之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缺文也杜氏以爲不頒歷劉炫規之今胡氏取爲傳者是以穀梁以爲桓弑君無王胡氏信之然

天下不獨桓無王也若云孔子因魯史以立王法凡天下無王者以類誅猶可也二年春與夷之弑定十三年之薛弑其君比何以不相同乎十年書王以爲正曹終生之卒五年陳侯鮑卒赴以二日謂長曆大衍步推不在一月故不得質言書王與其正猶可也十五年何以不正天王之崩十七年何以不正蔡封人之卒乎豈謂事不在正月故不書王乎春秋書王本以大一統不謂王之能王也况王月實非魯所能

私哉其後趙子常少變之然無能改也胡氏別爲之辭然至二年書王則無以自解宋萬趙盾宋歸生之弑而稱王矣

公會齊侯于羸

羸齊地今泰安州界內杜氏曰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此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黨鄭衛黨宋會穆之

後宋鄭平矣二國固無所釋憾也故胥命者比周而相推長焉於是乎齊僖稱小伯而詩之式微黎以方伯望衛矣齊桓之糾合不待致伯而行其事則僖開之而桓習其舊也豈天下之細故哉推伯不已凌夷之勢有齊魏相王之漸陳君舉王伯厚于經爲合自公穀以爲近正而古荀卿子遂曰春秋善胥命卿之學穀梁氏之學也趙匡曰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



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耳則趙說亦未盡也  
蒲今在大名府長垣縣界古陳留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姜岌以是年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  
辰朔去交分八食限與大衍同授時推八月壬辰朔  
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先天得交分二十五刻

七五一八食限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稱公子始命爲卿也越境而遣卿禮也胡氏譏之過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據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左氏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

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然則送女踰境  
非禮也謹今寧陽西界地則入魯境矣不言夫人者  
公羊子曰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爲鄰國夫人猶  
曰吾姜氏也陳氏曰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魯故不  
言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致夫人也

有年

公羊子曰有年以志喜也不足者示人有餘魯桓得  
罪于天侈天之賜以自慶史據實而書孔子不削以  
示譏乎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守也張羅驅逐守取之名為田苗除害則蒐索取  
之曰蒐蓋搜而擇之去其害者而已獸多可殺曰獮  
以其捷也則謂之獵皆一事之通名周禮大司馬仲

春而教振旅平列陳辨鼓鐸鑼之用以蒐田祭  
社仲夏而教芟舍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  
苗田以享禘仲秋而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  
以祀祊中冬而教大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  
之遂以狩田以享烝其義胡氏備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者何宰夫也夫宰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  
大夫若宰周公則太宰矣何則未有中下大夫而公

者也其知糾宰夫者公羊以爲下大夫則宰夫之宰  
非冢宰矣渠氏也非邑也伯糾者說公羊者以爲字  
鄭箴膏肓名且字非也伯非爵也儀禮所謂二十而  
冠字伯某甫者是也王朝大夫未爵書字也何邵公  
說公羊曰老臣不名知其非名而誤也左氏云父在  
故名然仍叔之子有父在焉而不名且稱子今伯糾  
之不稱子安知有父乎無父乎胡氏以爲冢宰伯爵  
斯亦不攷諸前聞而私爲之說矣周禮宰夫凡邦之

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咺之來周以宰夫之職使之也宰非冢宰也其與伯糾名字不同者王朝上士中士稱氏名下士稱人故趙子常以例定之曰宰氏咺名趙企明日小宰士大夫兼之故名咺則其考于周禮益疎矣咺以宰氏伯糾以宰官不嫌同辭以法據舊史書之係于來聘而不係于名不名亦非以名字爲宰之高下事之得失也其不討而聘胡氏義是矣春秋上紀天之書也桓四年七年何以缺

二時史失之也胡氏以謂四年之無二時以糾之聘而知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是何郤公之遺說也然五年仍叔之子亦聘矣而秋冬何以書也七年之無二時胡氏以謂穀鄧之朝見諸侯之不復能修職也郤公曰桓公以火攻人故去二時二氏之說靡所定矣然如胡氏之例則二年滕子來朝不具四時乎不可通于彼矣如何氏之說則火攻之惡不猶愈于成宋亂乎是故二氏求經之過杜征南范豫章可謂不鑿



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

巳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日內無甲戌則巳丑乃六日也甲戌下按傳先儒疑有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公疾病亂作之事爲蔡人殺陳佗張本趙企明曰甲戌之下闕事也左氏以爲再赴疎矣就使再赴不過再以卒之日赴也豈有一人而二日卒耶公羊

家以其卒不地爲弒按陳侯卒于國自應不地何得  
因疑爲殺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欲襲紀也胡氏謂著齊人滅紀之罪紀侯去國之由  
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趙企明曰徵兵也仍叔之子云者公羊謂譏父老子  
代從政蓋以爲私愛害公選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高抑崇曰祝丘近齊邑蓋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而城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之伐鄭胡子曰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自將攻之非天討也夫周之微不振久矣貶爵削地豈肯從令而受命乎彼謂移此師以加宋魯爲天討不知夫鄭

也交惡于周不王已非一日不待奪政不朝而後見其罪也是尚可以稽天誅乎使諸侯翕從遂以夷鄭而周之威令因是復振則于周宣親征爲有光矣烏足深責哉故胡子之言吾以爲不如趙企明之得旨矣蔡衛陳畏比鄭而以微者行無功而還又烏得褒然則祝聃請從之事不必問其有無矣先儒以爲諸侯不可敵王故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亦近乎迂僻矣夫王師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

何憐于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奪鄭權當  
在春秋前入春秋則鄭伯皆以外諸侯書耳王之無天  
也呂仲木曰省文從讀又曰闕文亦可也

大雩

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爲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  
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爲盛遂  
名壇曰舞雩有二龍見而雩設壇祈澤常祭也旱而  
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常僭也胡氏義備

矣月令建午之雩則秦制耳

蝻

蝻蝗屬詩蝻斯是已形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  
九子者啖助曰書時者連月有之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者天子圻內之邑河內武陟非隨絞州蓼伐楚之  
州亦非淳于之州也蘇愈生有田十二而州在焉後

爲周州公食邑隱十有一年蘇叛天子不能有也取  
鄔劉蔦邠之田于鄭以十二邑與鄭而州在焉則州  
公失采然至是五年而始伐鄭仍叔之子伐鄭而兵  
端始啟意者仍氏未行州公猶得游偃于州以明年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鄭齊衛人伐盟向王始遷其民  
于邾夫十二邑者盟與向皆在焉觀此則王雖與鄭  
尚不有至是旅拒以爭而州公之來繼仍氏有徵發  
耶春秋稱公者惟二王後及三公稱公故州公天子

之三公也左氏不知以爲淳于公輿地廣記遂附會之以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曰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誤矣淳于者鄆道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夫淳于非二王後安得稱公是鄆亦緣左氏再誤也魯南連曹西達于周州公來魯經曹衛已從王魯未嘗出師故如曹而六年寔來杜元凱云寔實也承冬如曹之文間無事是也胡子以寔爲名比于失地之君將有其末先錄其本亦所謂



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劉原父曰大閱冬事也秋興之厲農矣傳謂懼鄭忽畏齊人而季明德直謂紀求魯援故不因田而簡閱則臆之而已

蔡人弑陳佗

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實以私也而書人同于討賊者衆人之公也陳君舉曰公子與太子兩下爭利相殺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之何勿討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古者冢子生食以太牢不食而見冠于阼階死則爲之斬其異于庶甚矣禮內則卿大夫以下子生皆書于閭史故策書大體嫡冢必書胡康侯曰其不書世子天下無生而貴者誓于天子然後爲世子或曰生

不書世子俟其成立可托而後誓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蓋陰寓與賢之意故文公與成黑肱子赤子野皆  
嫡長而生不書于春秋所謂無生而貴者禮言爲後  
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往予見季  
氏申穀梁之旨謂莊疑于齊襄之子故特書之然齊  
詩猗嗟固以我甥爲詠魯齊之人皆能明微何俟聖  
人杜元凱謂十二公推子同嫡長孔氏疏之曰文公  
哀公其母無明文未知是嫡以否據公衡之年成公

又非穆姜所生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嫡亦不書其考之詳矣然則或人陰寓與賢云者亦非無見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此建丑之月也據爾雅火田爲狩故詩言在藪火烈具舉月令仲春建卯之月毋焚山林王制曰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然孟春啟蟄而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仲春之田有火弊則許其焚圃草以田特禁其焚山林耳今焚于建丑之月何以書哉高抑崇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吳幼清以非狩地故譏是也公穀曰火攻夫咸丘內地則何以火攻若邾婁之邑則何以不繫邾婁

耶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嬴同姓國在今襄陽穀城縣伯爵鄧曼姓商之侯  
國亦在襄陽北鄧城古者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則  
附庸也穀鄧以諸侯而名者何也胡子以朝桓立義  
曰惡其黨惡也然而滕紀不名又何以通于彼例也  
左氏謂賤之名夫降爵成禮如滕紀薛者有矣不敬  
見伐如杞者有矣史豈嘗賤而名之先王制禮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况名其君乎公穀皆曰穀鄧失地之  
君趙企明因訂之曰穀鄧皆在南陽而逼於楚懼不

見容故越蔡許陳曹宿邾六國歷千四百里而以朝  
禮接于魯蓋失地而奔者也然莊十六年楚然後滅  
鄧此時曷爲遽以失地名之故趙匡劉敞以爲用狄  
禮而名之匡言非失地而名信足辨公穀矣以爲用  
狄禮而名即如杞桓公用夷禮何以不名哉是匡亦  
妄也或曰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鄧旋爲楚  
所滅而穀終春秋不經見以其接我故詳其名是變  
一例也蓋近之耳缺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秦道靜釋杜駁論云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此夏仲月應書冬烝其書者爲夏五再烝見續起也趙伯循曰周雖以建子爲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敬授民時巡守嘗享猶自夏焉胡氏不知以爲冬事誤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趙企明曰隱有遜國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篡弒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桓憤而伐之邾終不即

至迄十五年因牟人葛人之來始與之俱朝焉義之  
可恃也桓以不義伐之豈必書公書師而後見貶哉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趙企明曰齊將滅紀紀托于魯勢不能庇紀于是爲  
之謀俾納女于王爲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  
后其說是已而謂祭公尊不當行則非矣趙子常曰  
桓王取后于紀命魯主昏嘗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

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昏者而往  
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  
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于常事不書之說謂書來  
書遂爲非常于是譏祭公罪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  
文說經而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子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  
母之于子雖天子后猶曰吾季姜也謂化天下以婦

道者非本旨矣趙企明日紀姜歸不書以非祭公所  
得以也然則文姜母一國翬寧得以之乎翬祭或以  
或不以翬專也據實而書趙氏亦未之考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今曹東五十里實古定陶武王封文  
王子叔振鐸之地今伯爲桓公也胡氏引周官典命

世子出從朝命之禮謂同急趨王命者耳若諸侯相朝世乃行之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言之備矣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射姑嗣是爲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東阿縣東南桃城也考水經蓋濟西魯南界地西南距衛尚隔范鄆等皆魯邑先儒以爲衛地非也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會之以間齊而衛已由他道先過故曰弗遇若中背公而更與齊鄭則但常言弗至以見實耳胡氏謂惡失信非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紀故也凡戰以主及客郎以自戰爲文左氏謂伐有辭魯嘗以周班後鄭餽而齊衛以應鄭之請則稱戰

三國之罪也然事在五年而今始報耶且北戎在狄北燕西距臨淄甚遠假能突至亦倏忽爾鄭復去齊千四百餘里烏能遠爲應援而鄭忽柔懦昏庸亦非安攘之才矧齊鄭入紀之後魯欲援紀不親齊者已歷六年何由魯又至齊而爲之班事不經見左氏不足據也趙企明謂伐有罪然元年而鄭盟之三年齊妻之今年衛亦期會桃丘焉其定久矣今何以伐之齊鄭謀紀魯爲庇諸王而女焉是以來也以是來則

惡在外矣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參盟者據隱八年瓦屋日宋齊衛皆諸侯也據僖十九年曹南不日有曹邾大夫也惡曹盟于戰郎之後郎之諸侯非耶而何以不日齊鄭之黨久矣尚疑桃丘于衛故盟同絕魯則亦甚矣左氏惡曹地缺案詩衛每言曹地在鄘居邶之南故曰渡河露處于漕



邑衛女適他國所經蓋孔道也戴公廬曹陸德明曰  
詩作漕音同然則惡曹豈即漕耶蓋卽戰之後鄭歸  
自衛而南齊歸自衛而北漕所必繇故於是盟耶其  
人者將三國自甚其事故諱之若大夫盟者耶陳氏  
謂一役再見者但人而畧之非也且傳有宋而經闕  
安知惡曹非漕地耶或曰漕地蓋卽西近曹三國合  
兵至卽必由曹境以入既歸則遂講盟其地耳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甚哉漢儒之不知道也公羊子吾何譏焉其曰祭仲之行權者可謂謬乎謬者矣忽本嫡子仲當托孤之任君薨遲疑至于既葬而猶不立突方在宋啟宋之心挾爲竒貨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身辱國危仲之邪心安在其權乎夫祭仲者祭氏而仲名也公羊子曰祭仲賢而不名乃有逐君之臣而賢者乎以

逐君之臣而賢也則二百四十年之間其不大悖者亦有矣反不得如仲之稱字何聖人之昵仲也以是知仲之名也然胡子以爲因字而見貶何也曰命卿之稱字胡子以爲尊王之義見仲任之重而深其責也云爾即不知天子之三公比隆于列國之君者而

有時乎名如仲者乃反字乎以是知仲之名也或曰仲之當名固也仲之爲名亦有所據乎曰說左氏穀梁者蓋以蕭叔非字例之左氏謂祭仲字左氏誣也

唐應德曰公問羽數于衆仲葬原仲春秋大夫以仲名者多矣此以祭仲爲名是也孔父亦名也哀子亦名也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蒙上文也與赤歸于曹同不言公子篡也  
劉原父曰祭仲之義宜效死勿聽又不能若是則強許焉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亦可也

鄭忽出奔衛

君在喪恒稱子既葬矣未踰年稱子據僖二十五年  
衛子踰年矣未葬稱子據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不稱  
王鄭忽未踰年者也其名之權臣專制遲疑未嘗立  
爲君也故從未君之恒辭而稱名不稱世子者亦未  
嘗立爲世子也其復歸稱世子斯趙子常謂特筆以  
正名者非不修春秋之舊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以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柔不稱氏未賜族爲卿者

也凡內公子出與會盟法當以臣禮書名趙氏謂諸侯之弟攝君則稱字非也禮卿不會諸侯盟折孫明復發微曰魯地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杜氏曰隱公時齊鄭皆入郕而有隙二國會郕豈欲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仇鄭之計其屢盟而厚疑

胡氏義備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杞公穀作紀曲池今曲阜縣北境古汶陽汪仲裕曰  
隱二年杞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  
莒以援之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南燕姑姓伯爵黃帝之後國今衛輝府昨城縣穀丘  
宋地在今歸德府南宋魯陳蔡常爲盟矣今又盟燕  
齊鄭于是道斷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弟林嗣是爲莊公不書葬魯不會也後放此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虛龜皆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更與鄭盟將謀伐宋焉武父鄭地桓先往蓋桓先有忿心也許翰氏曰王迹既息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伯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子朔嗣是爲惠公再書丙戌者作經之後傳授羨文  
非孔子存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稱及微者也趙子常曰不言公蒙上文非也武父  
以丙戌盟逮今踰旬則兩家歸而別遣人會伐耳春  
秋一事而再見者不盡沒其名以見實間有事不得  
蒙上文也春秋無義戰謂往戰者罪在內胡子以戰  
立義耳非其極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

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

績

己巳之戰三傳異說左氏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  
然是戰也宋與鄭兵之主也宋與魯戰胡子以爲出  
公羊攷公穀之傳宋魯紀齊無其說也得非胡子無  
據之言耶鄭主兵而先紀唐孔氏曰公在會以爵爲

次第也齊先宋不主爵趙子常謂齊以強大易周班  
蓋亦臆言之孔氏以爲宋使齊爲主猶隱四年州吁  
伐鄭而使宋主其所證驗不至如胡子之無據也穀  
梁子以爲于杞戰鄭玄以爲紀之誤春秋戰無不地  
者即于杞于紀何爲不地也儒者或言齊合三國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與經文書法不應皆穀梁之勦  
也春秋考郵異曰戰在魯之龍門故春秋說曰龍門  
之戰兵死傷者滿溝正與書法內辭合則是戰于魯

也戰于魯而不地何也公羊子以爲近而異于郎是也與鄭戰爾而胡爲于魯去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矣則宋之來也非報丁未之役乎然則于魯者近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亦所以伺齊衛之往來耳

無冰

穀梁子曰無冰時燠也

夏五

夏五者闕文也桓公之簡多缺經莊公之簡多闕傳  
自十九年後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  
傳皆無之皆其墜佚也趙企明曰修經之後傳授闕

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闕之非也夫趙氏之言是矣穀  
梁以爲傳疑胡康侯因曰春秋因舊史有可損不能  
益可損不能益是也然聖人經世之典苟存闕文何  
爲哉孔子稱及史闕文言其時之遵所聞而不敢自  
用易置也若遂去一月字遂增一月字其于春秋之  
義微矣何爲存之徒以益後世之疑乎以是知聖人  
不爲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突也穀梁謂來我舉其貴非也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也趙企明所謂屈已而求盟于我是也穀梁謂前定而胡子取之非也齊年陳黃皆名也謂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寵愛亦非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乙亥之嘗左氏曰不害者火不害粟也而穀梁以未



易災餘爲不敬胡康侯因之爲傳然趙匡之言曰易災可一日而辨况其間經兩日乎此以其時考之而定其非災之餘矣至鄭漁仲則又曰廟祀必十日成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矣此以禮定其非災之餘也趙企明曰祭祀必爲酪醴粢盛非穀所成也三日之前穀已出廩則又以事定其非災餘也然則直書其不時耳以爲不易災之餘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伯者之漸成矣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本非所得制而今制之以行已意胡子以爲交譏之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天子五路以祀其金輅以封同姓曷爲求之魯乎禮

曰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魯僭天子之禮車輅之制魯或存之周衰典禮不修車輅不能自制故下求于魯趙子常曰求車有闕乏也俄而天王崩七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義見隱三年求賻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季明德以莊僖因嗣王追稱實未嘗立按經

世表莊以是年甲申即位乙亥崩僖以乙亥即位甲辰崩季氏失考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失君道也唐孔氏謂自奔即自身罪名與不名隨赴而書趙子常言鄭伯突別于忽非也春秋于忽始終未嘗以伯書何用名突以辨之耶突以外內之援取非其有嫌于宜鄭也故不繫之鄭立己五年

諸侯會之而莫討則成乎君矣故以伯書伯也而至  
于奔習讀者可以問義矣忽雖冢嫡而出稱名則鄭  
莊不以爲世子不但未誓之于王朝也歸而始稱世  
子者祭仲姑假之絕人望以動突因求免逐君于諸  
侯之策未遽以爲君也其于制突蓋亦巧矣復者已  
絕之辭比事而觀則忽之宜立而昏懦與突之不君  
仲之不臣并見矣

許叔入於許

許叔之入穀梁子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子本  
之爲傳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求復其國則正矣叔  
因亂竊入者耳然乎曰此呂仲木所謂喜許叔憫亡  
國者是也且古者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正也入春  
秋皆不誓矣繼世則朝于王所而授命正也入春秋  
則皆不命矣彼以責諸無事而立可矣許太岳之後  
見滅非其罪也處許東偏十五年天下莫之省救也  
天王方伯安足恃哉告諸天王則縶葛之戰且中肩

矣王縱有命鄭豈授之哉若其伯主五侯九伯而實助虐于入許之役又讓許于鄭者也欲以責齊是何異黎之臣子望衛以歸國而徒賦泥中乎故許叔之入可與權矣其曰入難辭也難辭也者非其義之難其事之難也叔字也與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異矣或曰叔排難而入以立新國故字之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曰謀定許或謂謀紀非也于是定許以撓忽

耳然彭生之禍自是生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見隱元年牟子爵祝融之後泰山郡有故牟國季氏謂今登州福山非也葛嬴姓伯爵書稱葛伯者是國今歸德府寧陵寔古梁國杜元凱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旅朝非諸侯所得爲也不奔王喪而相率以朝弑君之賊罪已不事于降而人之也諸侯旅朝至桓文甚簡矣亦庶能以



禮制天下也哉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今鈞州寔古陽翟此入邑非復國也然自是有鄭  
矣故蘇氏子由以爲一國二君其間忽之弒子亶子  
儀之廢立皆沒而不書趙企明遂以爲明突之強憫  
忽亶子儀之微弱不能保其存亡是或一道也然常  
反復遺經忽之卒葬不見其文亶儀之立經亦不書  
縱有傳所言亦疑如忽稱世子之意蓋仲挾之以虛

名制突若二君然未嘗爲君故蘇趙皆誤也鄭而果  
有二君也則高渠彌之弑忽齊之弑疊傳瑕之殺儀  
經寧有不書者而突之卒葬乃獨詳于經耶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穀梁子曰先地後伐疑也非其疑也趙企明謂議所  
伐袤今徐州蕭縣之西宋東界之地地而後伐即遠  
地聚謀聽命于宋未即加兵其辭緩矣趙子常謂伐  
鄭爲會言故則似之而非也當是時有能修方伯之

職者正忽之嫡乎請于王而君忽可也以忽不足君乎請于王而納厲然非大居正之義也仲誅而國是定矣宋與魯鄭未釋已已之憾而忽之復魯鄭不以爲利故又釋怨爲會以謀之耳反覆皆私可乎哉孫明復謂袁鄭地者非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曰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納突再勿克也自是宋魯諸國遂棄鄭無爲謀者矣  
突之智奚謂能結援哉王制諸侯爵次有序先蔡而  
後衛今蔡序衛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今陳序蔡上  
是主會者得以意爲輕重矣自是蔡終春秋遂序衛  
陳之下則國弱不能自強亦并可見嗟乎豈春秋之  
細故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趙子常曰會盟不至會伐何以致民爲重也致伐不  
月苟致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一時無他事不敢廢  
時首也

冬城向

隱二年莒入之矣其介于莒魯之間故或因其服而  
城之其後莒卒滅向而莒魯之爭始于此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惠公也立三年逼于公子職公子洩出奔往與

東海季明德論左氏序急壽事明德指其事失實者  
衛宣烝夷姜生急子必不在先君時及奪妻宣姜生  
壽及朔則又當在十七八年後自隱公壬戌至桓公  
庚辰纔十九年朔雖已生僅可二三歲耳然宣卒朔  
嗣已在桓十二年計其時宜甫週歲尚在襁褓何  
以不四年間遂見逐奔齊邪當宣姜惡急于宣朔少必  
不與聞而謂同構哉况宣公殺急及壽宜如晉申生  
宋痤目君以殺若微者殺之姓名不登則亦宜如衛

孟紮稱盜矣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何爲者而二子乘舟亦何所指也向見陸詹事子淵謂穆伯潛莫能定其疑蓋與明德實同竊意宣姜從夫之諡必如鄭武姜衛莊姜嫡妻之類而所奪乎急者當別一齊女故記亦不稱宣姜也朔年已可君則未必奪急妻以生者史記稱宣公以急爲太子則或嫡出未必夷姜所生也至于乘舟之事當是不得于宣而出亡以死朔于次應立若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母弟爲

朔庶兄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耶且謂  
昭伯烝宣姜生戴文及宋桓許穆夫人是昭伯既生  
二子二女則于宣姜豈私烝哉而朔又方爲君昭伯  
庶兄豈有妻其母宣姜之理且謂齊人使昭伯烝于  
宣姜不可強之則益遠于人情矣姦生子孕宜不育  
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女弟宋桓許穆又豈肯  
娶以爲夫人乎左氏必不足信也宣淫亂備載于詩  
惡本難掩然急壽之死則其自爲無與于朔公羊不



察乃以王命絕之則是出于附會非春秋書奔之本  
意矣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曰平齊紀張元德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  
其怨今乃盟之不足釋憾也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魯地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勝負敵也奚魯地近齊界上者左氏曰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弟季嗣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子曰季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是以得國而不居春秋所爲賢之也爲是說也本之何休之說公羊

耳以季獻舞爲二人它無所據也而東海季明德亟  
信之胡安定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當立歸者善  
辭其說所自出杜預也鄭漁仲考之史曰蔡桓侯立  
十年卒桓無嗣國人召其弟于陳立之是爲哀侯獻  
舞其弟云者則所謂季者也今考左氏云蔡人召蔡  
季于陳則必蔡桓無嗣漁仲之言非苟爲也昧者不  
察而曰季桓侯之弟而獻舞桓子從而譜之是固祇  
取異者耳若桓既有子蔡人何用召季獻舞既當立

且既立矣又何用諛然誇之曰力足以得國而不居乎縱其欲居將安置新君乎故季獻舞一人也其字者趙子常所謂公子反國非有罪不名以別之也初字終名不復國如諸侯之卒然名之也趙企明所謂聖文褒貶之法非也

癸巳葬蔡桓侯

五等諸侯卒舉其爵于其葬皆書公禮也桓獨繫以侯杜元凱謂謬是也胡子曰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

皆書公志其失禮此言非也齊有丙公丁公乙公癸公魯有考公煬公幽公等皆成康盛時齊魯爵皆元侯不以稱公爲僭也獨晉人曰我先君文侯反在平王之世意者晉有二文故爲別之歟若以蔡季賢能爲兄請諡于王而以侯配之此經傳無文况齊魯先侯配諡以公彼豈不請而臣子私尊之者且諸侯五月乃葬由六月丁丑逮八月癸巳十七日而渴葬則不能請諡之一驗耳杜元凱謂謬誤者豈不然哉

及宋人衛人伐邾

不言其人微者也左氏曰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歲十一月交分加時在晝二十六日八千  
五百六十與大衍同書十月失閏得十一月己巳三  
十五刻七七八三八食限杜預謂庚午日先天大衍  
歷新法推授時皆不定者疎也

十有八年

卷二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今濟南府治即水經歷城也桓公至此蓋深入矣  
會不言夫人如齊夫人之志濼非夫人之志也與黨  
與之意脇于夫人而往也遂者急後事辭會公之志  
如齊非其志也以見公之制于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明志錄卷二